

# 彪悍女子组：惊心动魄里有柔情蜜意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章清清

曹淑鑫是国测九队微信群的群主，却是资历最浅的队员。“我虽然已经78岁了，但跟九队的老队员相比，我还只能算‘小妹’呢！”曹淑鑫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她在九队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区区两年，和那些战功赫赫的同事们比起来，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成绩值得说道。

但对于年届古稀的曹淑鑫来说，九队短短两年的工作时光给予了她太多太多。“我见证了新中国第一代测绘人严谨、刻苦、甘于奉献的精神，在最好的年华，我接受了最美好的精神洗礼，这样的收获何其珍贵？”曹淑鑫感慨，她还在这里收获了伴她一生的爱情呢。



地质罗盘仪

## 个人简介

曹淑鑫

1943年7月出生于四川自贡，1967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，同年12月进入国测九队。1970年调入湘西吉首405地质队，1974年回到衡阳，进入湖南省测绘局第一测量队，1998年7月退休，现居衡阳。



## 记者手记

利落的短发、白皙精致的皮肤，78岁的曹淑鑫，不像“70后”，看上去更像是一位“60后”。她手脚利落、思维清晰、善结人缘。也许因为她是国测九队老队员微信群主的缘故，虽然她说自己是国测九队的“小妹”，但老队员们公认她才是让大家能联络在一起的“热心大姐”。曹淑鑫对采访一直很推脱，总说自己是做内业工作的，跟外业工作的同事比太微不足道。可我们明白，一张完整准确的测绘图纸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，每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，但创造的价值没有区别。在曹阿姨温情的回忆里，我们仿佛看到了五六十年前的那辈年轻人，如何满腔热血在祖国建设的大道上扬帆起航，砥砺前行……



扫一扫，看更多内容

## 与爱人在九队结缘

时间拨回到1967年，那年曹淑鑫24岁，风华正茂，正在武汉测绘学院校园焦急地等着毕业分配。原本他们应该在1966年就可以毕业，但那年遇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毕业分配的工作也停摆了，一直拖到第二年的12月份，曹淑鑫才领到了去国测九队基地衡阳报到的通知。

因为曹淑鑫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身体又不好，只有一个大她22岁的姐姐在供养她和弟弟，姐姐自己还有孩子，负担很重。“我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工作，好减轻姐姐的经济压力。”曹淑鑫回忆。

谁知道到九队之后，也是每天在政治学习，不能正式参与工作，这就意味着没办法转正，曹淑鑫仍是见习生身份。她告诉记者，当时在没有野外作业的情况下，见习生工资才43.5元，转正后就是63.5元，差的这20元在上世纪60年代可是一笔大钱呀。

好在，外面虽是风声鹤唳的政治风暴，但九队内部的小集体还是挺温暖的。九队机关的单身青年居多，他们集体住在单身宿舍楼里，在紧张的政治学习之余，生活上大家彼此照顾，建立起了最初的革命友情。

曹淑鑫和爱人的姻缘，说起来也是九队老队员们撮合而成的。

曹淑鑫和爱人是一老乡，也是同班同学。不过之前都并没有特别留意过对方，仅因毕业那年，曹淑鑫住院对方主动来探望的事，有几分好感。后来毕业，这位男同学分到了重庆，她分到了九队。原本以为此后也没什么交集了，没想到男生的一个老乡和她同在一个中队，知道他们俩是同学，又对彼此有好感后，就当起了“月老”，极力撮合他们。就这样，一来



女队员在外作业。

二去地，他俩就好上了，谈起了那个年代不多见的“异地恋”。

## 女子不认输

1969年4月份，队里终于安排生产了，那是九队组织的最后一次测量，对曹淑鑫而言却是第一次生产实践，所以记忆犹为深刻。

当年队领导将生产人员编成两个连，每个连里有几个男女混合班。曹淑鑫所在的班有四男两女，分成两个小组，各自单独作业。

老工人吴全成和老技术员张保安、老队长蒋竟成，他们仨强强联合为一组；杨腊云、张祥庆和曹淑鑫三个青年队员凑一组。

曹淑鑫这组的作业地点在湖北江汉平原，作业方法是航测综合像片平面图测图，这意味着各道工序全在野外完成。

像片平面图是按1:10000比例尺由内业纠正镶嵌好的，他们将各种地物地形要素转绘在像片图上，退去影像就是一幅地形图。

他们班六人一起做完控制点加密后就分开，两小组各自进行调绘及碎部点测量。调绘是一个人单独行动，一般清早出去傍晚回来。

曹淑鑫和杨腊云不能同一天出去调绘，因为一幅图只有一块像片图图板，不能同时操作，所以两人必须错开安排。为照顾年纪小的杨腊云，曹淑鑫给她

分配的调绘面积较小。

碎部点测量由小组三人配合。张祥庆在测站上观测，曹淑鑫和杨腊云跑尺。她俩个子都不高，杨腊云身高不到1.5米，体重才70多斤。跑尺时要扛起比自身长两倍多的环形尺，还要背像片夹，围绕测站跑。可想而知多么需要体力。

测高程时，因环形尺杆长而她们矮，所以也需要用大力气才能将尺扶稳立直以保证准确性。碎部点的位置一般在出工前大概选好，若个别点位实地地形有变化，就临时迅速在附近找合适的点位，尽量不耽误测量时间。

碎部点测量最辛苦，要在一个个测站扛着环形尺不停地走。若是大晴天，中午太阳火辣不宜观测，她们的测量范围又是棉花地，没有躲避的阴凉处，只能在测伞下休息。若是阴天，中午干脆不休息，吃完饭马上接着测。一天跑下来筋疲力尽，腰酸腿疼，骨头像要散架似的。但是，为赶进度，她们晚饭后稍歇歇又继续加班，将当天测的碎部点转到像片图上，并绘好等高线。

“虽然辛苦，但相对于被分配到水网密集的区域搞测绘的同事，我们还是很幸运的。”曹淑鑫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棉花地除了晒并没有其他什么风险。可是，如果在沟壑纵横的湖区，测绘队员无论男女常常要站在深浅不一的湖里或水沟里作业。那时候，水沟里到处有血吸虫，测绘队员并没有专门的防护服，有时甚至雨靴都没有。光腿在湖沟里暴露久了，极易得血吸虫病。好几个女队员就这样染上了血吸虫病。

“班长看我作业能力还行，便将最复杂的县城调绘交给我做。”曹淑鑫说，每幅图做完后，她要先自检较复杂的地方，待修改好上交班里。为

保证成果质量，班长还要安排老技术员抽查女子组做的图。

经过4个月的努力工作，女子组率先顺利完成了全部任务，交出了合格成果。

## 无差错的娘子军

遗憾的是，等他们完成湖北的测绘工作回来，就接到了九队撤队解散的消息。1970年，曹淑鑫被调到了湘西吉首405地质队做地质绘图工作，直到1974年，湖南省测绘局第一测绘院成立，她才又回到衡阳。

此后，曹淑鑫在省第一测绘院一直从事制图绘图的内业工作。相比外业工作的风吹日晒，野外作业的风险和艰苦，内业工作考验的是测绘员制图绘图的细致和耐心。因为她有在吉首四年制绘工作的经验，院里就把这块业务交给她负责。

当时，百废待兴，一切要从零开始。没有专业绘图的桌子，她们自己找木头定制，没有电脑等现代化的设备，全靠人工手绘……几十年来，曹淑鑫带领内业部的娘子军们，完成了上万幅图的绘制，无一差错。因为常年伏案工作，工作压力大，她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又有糜烂性胃炎，两个孩子也疏于管教……“但比起一直在外业工作的老队员们，我觉得我的这些付出不值一提。”曹淑鑫坚定地说。



撤队临别在衡阳老火车站留影，左二为曹淑鑫。

